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资料译丛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德〕罗莎·卢森堡 著

〔苏〕尼·布哈林 著

紫金如 梁丙添 戴永保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编

This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72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74 Grosvenor Street, London W1

ISBN 0 7139 0247 7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Butler & Tanner Ltd, Frome and London

(根据伦敦企鹅出版社 1972 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刘 纯

封面设计 王祖珍

(限国内发行)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德〕 罗莎·卢森堡 著
〔苏〕 尼·布哈林

柴金如 梁丙添 戴永保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牡丹江市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 10/16·字数 225,0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00

统一书号: 4093·54

定价: 0.91 元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资料译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主编的一套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将选译外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有关的历史文献、正反面人物的文章和专著以及其它背景材料，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参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英文版前言	5
英译者小记	6
作者生平简记	7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7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	15
英文版编者绪言(肯尼思·塔巴克)	22

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

罗莎·卢森堡著

争论的问题	55
批评家们	72
鲍威尔的一般评论	100
奥托·鲍威尔的“新”人口理论	118
鲍威尔的“实际”结论	149
帝国主义	153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尼古拉·布哈林著

绪言	167
第一章 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扩大再生产	168

第二章	货币和扩大再生产	198
第三章	市场的一般理论和危机	220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254
第五章	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	275
结论		287
附文一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	289
附文二	评论斯威齐对布哈林的批判	294
附文三	卢森堡的理论运用到预言中	298

编 者 的 话

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已经几百年了。“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揭开这个时代的秘密，认识这个怪物的本质，阐明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性，是由马克思实现的。

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这部科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停滞的，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也不能不向前发展。

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后三十多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很好地说明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917年，列宁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源，从而揭穿了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修正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国际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和必胜的条件，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

阶级胜利地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这本书问世到现在已经六十四年了，帝国主义尤其在近二十年内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有人称这个阶段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有人则称它为晚期资本主义。面对这个新发展，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探索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规律性和它的基本特征，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估计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革命的意义，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我们出版《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就是为我国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历史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一点历史资料。

这本书的英文本是由英国肯尼思·塔巴克编选出版的。书中收集了罗莎·卢森堡 1915 年写的《反批判》和布哈林 1924 年写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两篇作品，编者还为这两篇作品写了一个介绍性的绪言。

罗莎·卢森堡是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战士。她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她 1913 年写的《资本积累论》是她的主要理论著作。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转向修正主义第一次投票赞成战争贷款的时候，具有敏锐理论洞察力的罗莎，立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指出了《资本论》的不足之处。她认为，《资本论》第二卷中仅仅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问题，而没有解答这些问题。为解答这些问题，她写出了有独到见解的《资本积累论》，提出了第三市场的理论。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社会总产品流通时，马克思为研究方便，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法，假定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而把其它阶级一概排除在外。因此，他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不变资本（原料、

机器、厂房等)、可变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利润)三个部分,得出了下列公式: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类 } C + V + S \\ \text{第二部类 } C + V + S \end{array} = \text{社会总产品}$$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公式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把这个理论公式应用于实际情况,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二部类就会出现一种生产剩余,而工人却无力吸收。资本家为了实现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继续,就必须在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以外寻求市场。只有这第三市场即小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生产等,才能吸收剩余产品,实现资本的积累。没有这第三市场,资本主义便不能生存下去,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争夺新市场和出口,就成了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实际上是试图说明帝国主义战争贷款的反人民性,指明投票赞成战争贷款是向帝国资产阶级投降。卢森堡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于是她写了《反批判》,回答各方面的批评,捍卫了并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三市场理论。

在批评卢森堡的人们当中,布哈林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当时他是苏联的头号理论家。目前他是国际上有争议的人物。究竟对他应当怎样评价,对于我们探讨这个理论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本书只是把布哈林作为二十年代由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引起的理论争论中一种不同意见的代表,只是把他对卢森堡的批评意见作为一件历史资料介绍给读者。

在布哈林看来,卢森堡关于第三市场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改变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把人们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抗上引导到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结论上去。因为按照卢森堡的意见,资本主义一旦离开

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便不能生存，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不是来自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是来自对它外部的第三市场的剥削；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同资本家阶级一起成了剥削者，至少是分享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腐化，不再是革命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通过第三世界的袭击才能实现。布哈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卢森堡只看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使他们无力吸收剩余产品，因而使剩余价值无法实现这一点，但却忽略了帝国主义创造的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借着这架机器可以吸收超额利润，从而以一种即使不快但总是有规律的比率进行资本积累。布哈林不仅维护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而且相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

卢森堡和布哈林之间的这场争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帝国主义，仍然很有意义。他们争论的问题仍然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编者肯尼思·塔巴克的绪言，除介绍卢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歧之外，还围绕这个争论简要介绍了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曼德尔、莫里斯·多布、汤姆·肯普、托尼·克利夫等人评卢森堡第三市场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而且把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说明同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宁的分析一一进行了比较，这对我们研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都是有益的。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因此，对比、分析、研究本书提供的各种不同观点，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九八一年四月

英文版前言

本书向英语公众提供两篇以前看不到的著作。无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或者从其内容来看，这两篇著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位具有卓越的活力和才智的人站在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争辩。两位作者就这个题目都写过一些篇幅更长的论述，这是英国读者都可以看到的。而本书编入的是后来更为简明的阐述，这是研究这两位作者以及他们论述的题目的一部分。

对于书中的正文，我曾试图尽可能少加触动，只是在我认为需要说明具体情况的地方加上一些字句。我加的所有字句都用方括号显著地标明。我为英国读者参考而加的一切脚注都加上了方括号。布哈林的原文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著作分了章节。在卢森堡的原文中，问题多一些，因为她写这篇著作时就象一篇长文一样，只用数码分成几部分。我给卢森堡的著作加上了章节标题，我这样做，希望无损于其著作的精神实质。

正文中注明的所有参考书都是最新的，以便读者查阅现在最新的英译本。书中的引语也尽可能采用了最新版本的译文。

我加脚注提供了一些人的情况，其中有些人是一些读者所熟知的，另外一些人也许完全不熟悉。我希望我在提供情况方面没有差错，这些情况对见闻广的读者来说也可能象一般常识；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向非专家提供有助于理解原著的参考材料。

我愿在此向 A·P·罗伯茨博士和丁·马洛斯博士表示感谢，他们在我写绪言和附文时向我提出了有帮助的意见和批评。但是，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肯尼思·丁·塔巴克

英 译 者 小 记

两篇原文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布哈林著作的译文是经他认可并且实际上是在他的合作下译出的。困难在于，两位作者在使用语言上有时相当粗枝大叶，使用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或者模棱两可的字眼。事实上，布哈林对卢森堡某些句子的构成（当然，德文不是她的本国语言）进行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运用到他自己身上。

虽然如此，我仍然希望这里重印的两篇著作都是忠实于原作的。

我愿向玛丽·杰克逊、杰里·D·乌曼斯科，特别是彼得·罗贝尔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最后的结果就会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鲁道夫·威奇曼

作者生平简记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罗莎·卢森堡出生在波兰的小市镇扎莫希奇(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她的父母亲是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并不富有。她的家庭似乎继承了西欧文化的某些传统。从广义上说，这个家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自由倾向。

罗莎看起来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尽管她的臀部畸形，并且最初被误诊为骨结核。这使她卧床一年，并在以后的大半生中行走蹒跚。她两岁半时，全家迁往华沙。这样做似乎主要是可以使孩子们在这个首都城市中得到更好的求学机会。在华沙，罗莎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罗莎既是犹太人又是波兰人，她在求学过程中遭遇了双重的逆境。她求学时期，正是试图对波兰人全面展开俄罗斯化的时候。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俄语，甚至学生之间用波兰语说话也遭到禁止。与此同时，对犹太人进行名目繁多的横征暴敛。罗莎明显地是个叛逆的学生，因为她被拒绝授予金质奖章。而按常理来说，她在学业上的造诣本来可以使她在毕业时得到这种奖章的。

罗莎上高中学习时，就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同最早试图在波兰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党的幸存人员进行接触。她的活动终于引起警察的注意，十九岁时就不得不流亡国外。

罗莎选定了瑞士的苏黎世。她要去那里的大学学习，并参加俄国和波兰流亡者在那里建立的聚居地的活动。在流亡者中，有堪称“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选定苏黎世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可能是，那里的大学是当时欧洲少数几所招生时男女平等的大学之一。一八九〇年，罗莎在这所大学注册，选读哲学专业。她花了两年时间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一八九二年，她改变了学科，转而研习法律。罗莎用了五年时间学习这个专业。一八九八年，她以题为《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于同年在莱比锡发表。这是个不寻常的荣誉，说明这篇作品确有出类拔萃之处。

罗莎在苏黎世遇见了比自己大几岁的波兰同胞利奥·约基希斯。这个人在她以后多年的私人生活中成为最有支配能力的人，而且在她后半生中肯定是对她政治影响最大的人。卢森堡和约基希斯在苏黎世时，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FP)。这表明该党在民族问题、特别在波兰自决权问题上脱离了波兰社会党(PPS)。“使用‘波兰王国’这个术语……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决心把他们的活动限定在波兰的俄国控制部分之内。自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来，这部分被称作波兰王国或议会王国。”^①这一点说明，社会主义者坚信不疑的原则是所有的国家都享有自决权。然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赞同最初由卢森堡提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点，这个论点是，波兰无产阶级应该和俄国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来寻求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在任何民族斗争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提出这个论点的原因是，波兰资产阶级非常需要向广大俄国市场推销工业产品，因而和沙皇制及俄罗斯帝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能领导有效的斗争。另外，还提出了一种思想：波兰工人阶级应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这个思想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提出，由于不平衡的综合发展规律，在类似俄国

① M.K.齐凡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史纲》第23页。

这样的落后国家中，任何斗争必须直接转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不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上。虽然卢森堡的大部分社会生活是在德国度过的，但是一直到她牺牲时为止，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是她最关注的事物之一。

一八九八年，卢森堡决定去德国。当时那里已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心，有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它显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化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一三年拥有九十家日报，发行量达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一十二份；还拥有六十二个印刷机构，共有将近三千名领取工资的全日制工人。^①甚至在一八九八年，这个党在帝国议会中就有了自己的议员，并且看起来是国际社会党中最强大的党。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领域是卓越的。它拥有一批才能出众的人物，当时最负盛名的是有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为了使自己在德国定居而不致遇到警察制造的麻烦，卢森堡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和古斯塔夫·卢贝克举行了婚礼。这使她拥有了德国国籍。这次婚礼完全是假办法律手续，因为这一对在走出登记处门口时就分手了。

卢森堡到德国时，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刚刚开始。爱德华·伯恩斯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试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纲领修正为渐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纲领。卢森堡投身到这场辩论中来，在她的著作《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斯坦作了响亮的回答。她这样总结了围绕伯恩斯坦言论而展开的争论：“最后的目的是没有的，不论这个目的是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卢森堡用下面一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① 见 A·拉莫斯·奥利维拉：《德国人民史》，第 23 页。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区别社会民主党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又是使工人运动从修补资本主义秩序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唯一因素。象伯恩施坦提出来的：“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等于这样一个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在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争论中，党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使用这套或那套战术的问题，而是有关社会民主党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①

在这场论战中，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崭露头角，在国内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卢森堡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作、讲演和奔走的同时，还继续领导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通过文字进行；但她也作为该党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后者的执行委员会中就波兰问题提出建议。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时，卢森堡急于返回波兰，以便积极参加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但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她直到一九〇五年早些时候才回到波兰。这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消耗掉——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卢森堡回到华沙后，在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为党报写文章，在工厂讲演，有时忙得通宵达旦。最后，当沙皇当局重新控制了局势时，高涨的革命活动开始转入低潮。罗莎被捕了，她被关押了几个月而没有被审讯。罗莎的德国公民身份给俄国当局带来了问题，她最后以健康不好为由，被保释出狱。她设法到了圣彼得堡，会见了还未遭拘捕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然后前往

^① 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7页。

赫尔辛基，她在那里见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其他一些成员。罗莎从芬兰回到德国。罗莎根据自己在波兰的经历和对俄国革命的全面评价，写了《群众斗争、政党和工会》一书。

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一年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在俄国革命疾风暴雨的日子之后，小心谨慎和踏步不前的情绪在德国党中占了优势。

一九〇八年，罗莎开始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任教，直到一九一四年才离去。当罗莎在中央党校试图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她才确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仅仅提出了某些问题。她设法解答这些问题，结果写出了《资本积累论》。^①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本书是罗莎的主要理论著作，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引起了（现在仍然引起）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莎的大部分著作还有待于译为英文，因此她在英语国家的威望主要依据她的一部分著作。在罗莎牺牲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仍然切合实际。

事实证明，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年代对卢森堡来说是更加富有成果的。她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的有关普鲁士人选举权问题的鼓动工作。这项工作有效地阻止了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参加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在这一时期，罗莎和卡尔·考茨基断绝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她看得非常清楚，考茨基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在这件事上，罗莎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同代人、特别是列宁的前面。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之前，列宁对考茨基（并意味着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的真正演变还不得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三年罗莎写了《资本积累论》一书。

① 英译本于1953年出版（中译本由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译者）。

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接着社会主义国际的垮台，卢森堡立即对战争采取了不妥协的反对态度。因为这种反对态度，她实际上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现在的这部作品就是她一九一五年在狱中写成的。她在狱中还以“尤尼乌斯”的笔名写了著名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本小册子为反战的左派吹响了集合的号角。和卢森堡一起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弗朗兹·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利奥·约基希斯。最后，这伙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斯巴达克派。

随着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被推翻，卢森堡获释出狱。她立即着手加强并扩大革命左派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派和其他左派组织一起举行会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KPD）。卢森堡在大会上发言并介绍了新的党纲。从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她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热忱支持者，但她绝不是不加以鉴别的盲从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上旬，柏林的工人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示威，抗议当局企图解除埃米尔·艾科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艾科恩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民粹派左翼，这是陆军在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纵容下企图“恢复法律与秩序”的障碍。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作斯巴达克周。虽然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反对这次武装示威，但是当无法说服工人退出行动时，就挺身而出进行了领导。最后，示威活动被血腥而野蛮地镇压下去，一场对付所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十足恐怖行动发动起来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陆军军官（在新的社会民主党共和派政府的控制下）逮捕，随即被残忍地杀害了。卢森堡被用步枪枪托活活打死，遗体被扔进运河，在河里浸泡了好几星期。李卜克内西后脑中弹，他的遗体当作“被发现枪杀的无名氏”存放在停尸房。假如卢森堡不牺牲，德国共产党以后